

阿拉法特传(上)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人物传记
书 名：阿拉法特传(上)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4-5/1247
定价：10.00元

第一编阿 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

第一章阿拉法特其人

“当你不了解阿拉法特的时候，你是不会喜欢他的。”

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出生在突尼斯的作家和外交家，名叫哈玛迪·艾四德。他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中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他认为，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他们只能依靠一掠而过的、表面的宣传形象来了解阿拉法特，因而对他产生一个不良的印象。这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此外能更多了解些什么呢？

在他凸起的、转动的眼睛下，有一个高鼻子。这在他略嫌小的面孔上，显得太大一些。他的孩子般的耳朵，在脸颊两旁也只有很小一点。他想拉拉它们吗？是的。而他那两层厚厚的、几乎是畸形的下嘴唇，毫无疑问是阿拉法特身上最不令人喜欢的地方。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下嘴唇翘起来，整个脸形成了一幅难看的漫画。总起来看，他的相貌同样是不讨人喜欢的。脸上的络腮胡子，经常好多天不刮。他看上去好像该洗澡了，衣服脏乱。而他的神情是挑战性的。他的姿势是戏剧性的、夸张并富有进攻性。他的声调经常是好战的。总之，他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平淡的、不讨人喜欢的小个子，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阿拉法特是矮个子，只有 5.4 英尺高，可能还更矮些。同前几年相比，现在关于阿拉法特形象的突出的特写少多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大腹便便。看来他的体重同他的身高和年龄还是大致相称的。他现年 59 岁。

只要时间和环境许可，出于自择，阿拉法特的衣着外表是无懈可击的。他的许多制服熨得笔挺——我在三个阿拉伯国家首都碰见过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到旅馆的洗衣间送取主席先生的衣服。他的靴子和鞋能经得起最严格的英国或印度的军士长的检查。他也非常注意他的手和指甲。

他用阿拉伯传统的花格子头巾作头饰。头巾上红色表示沙漠，黑色表示国家，白色表示城市。阿拉法特的头顶已近全秃，只剩一圈正在变灰的黑发。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要是不戴头巾或军帽，看上去就像一个和尚。事实上，假如阿拉法特被禁闭在修道院里，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比现在更简朴了。

阿拉法特最令人吃惊之处，正如所有巴勒斯坦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他的“善动特性”。无论他在那儿，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谁在一起，阿拉法特总是不安静。他的眼睛不停地巡视。这种经常的搜索是他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他的手常在忙碌。当他坐下来时，他似乎总在不停地弯曲和摆动他的膝盖，用脚打出密码的信号。巴解组织对外政策负责人哈拉德·哈桑说：“他没有一分钟是安静的。”“他不能安静。”

他有一双深沉的、棕色的眼睛。这是侦察者的眼睛，对那些有机会接近他的人，给以密切的注意和巨大的威慑力量。和他的鼻子或对危险的警觉一起，阿拉法特的眼睛是他的头号情报和安全系统，阿拉法特的首席顾问哈尼·哈桑说：“阿拉法特从不坐着，除非他已估计他是在潜伏的暗杀者的火力很难或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方。”哈尼说：“他总是不满意他第一次坐下的地方。”“有时我们都已坐定，谈得正起劲……突然，阿拉法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要求换一个座位。我们从不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我们知道，他已断定他坐的地方很容易成为一个目标。”

涉及他人人身安全的问题，阿拉法特坚持他本能的感觉是他唯一最可靠的

参谋。哈尼说：“有时我们告诉他信任某某人是不明智的。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没问题。’”

阿拉法特至今还活着，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他的本能的感觉使他很少倒下。阿布·伊亚德为此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我和他讨论了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 50 多次未遂行动的详细情况。阿布·伊亚德是萨拉赫·哈拉夫的化名，是巴勒斯坦安全和反谍报机构的执行官员。我对他说：“请告诉我，为什么阿拉法特迄今还活着？他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阿布·伊亚德笑道：“我把实情和秘密告诉你。”他对我说。“60%是靠阿拉法特自己——他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30%是运气好，10%可以算在我们自己情报机构的有效作用上。”

人类的一种侦察眼力，赋予了动物被猎杀时新的自卫本能。

莫萨德至今从未利用过以色列自己的情报人员，来具体执行暗杀阿拉法特的阴谋。据阿布·伊亚德说，莫萨德通常采用恐吓的手段驱使巴勒斯坦人来干这种事。莫萨德擅长的是搞毒杀。

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构也物色一些巴勒斯坦人来干同样的勾当。这就不足奇怪，阿拉法特不能轻易信赖别人。“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哈尼·哈桑说。“当一个可信赖的同伴被杀害后，他痛哭。当阿拉法特认为你可信时，他也报以忠诚。他不是那种随便调换身边工作人员的人。当你忠于他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牺牲你。”哈尼·哈桑接着说，阿拉法特非常珍惜忠诚。对那些为事业而奋斗的人，即使犯了错误和遭到失败，也倾向给予宽容和谅解——只要他们忠实于他。

为什么阿拉法特能够避过许多杀害他的企图和阴谋而得以幸存，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行动保密。阿布·伊亚德说：“当主席乘汽车或飞机要从甲地到乙地时，就连我们这些最接近他的人也不知道他何时动身。”

有一回，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有幸和阿拉法特一起乘飞机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他是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参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安排我和阿拉法特一起旅行的是哈拉德·哈桑。哈拉德花了很大力气勉强说服了阿拉法特，同意我和他一起旅行。哈拉德让我做好出发的准备。晚上 6 点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现在你必须耐心。”“也许 12 分钟以后会来电话，但也可能 12 小时以后。”

午夜 12 时 25 分电话来了。由于从住处到机场的距离阿拉法特两倍于我，我想他已经走在路上。很明显这意味着如果我这方面迟到将造成麻烦。至于我，我不必担心。有人为我计划并计算行程时间以便最后一秒钟准时到达机场。我乘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轿车在贵宾室门口停下时，阿拉法特在 6 名保镖护卫下正从一辆黑色的装甲奔驰车里走出来。在不到 30 米远处，一架中型的沙特阿拉伯喷气客机的发动机已起动，准备起飞。不到两分钟，我们全部登上飞机，而这架沙特阿拉伯飞机也完成滑行起飞了。

我的印象是，在机舱门完全关闭以前，我们已开始滑行。在有关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许许多多神话中，有一则是说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可能拥有一个包括 5~7 架客机的机队。事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旅行是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好意借用飞机而成行的。当他提出要求时，这些国家政府就将自己飞机提供使用。在这方面他的两个主要的资助者是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当他计划空中旅行时，他遵循两个原则：有些地区他只在夜间飞越：他从不飞入贝鲁特，也不从那里起飞。事实上，自从 1982 年以来，他

也没有利用贝鲁特机场的可能性。即使在贝鲁特曾是他进出最方便之地的那些年头，为了怕被绑架或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他也从不利用那里提供的方便条件。1973年2月，以色列确曾击中一架利比亚客机，机上100人全部罹难。阿拉法特对我说：“我没有证据，但我对以色列人以为我或我们的其他领导人在飞机上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

阿拉法特多少次濒临被绑架或击中的危险，这是一件值的思索的事情。但是，我从阿拉法特本人和阿布·伊亚德那儿确曾发现，这是真实事情，以色列战斗机的驾驶员总是尽量飞得贴近他们企图攻击的客机机身，以使用视觉直接侦察机上是否坐有被认为正在旅行的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其他高级领导人。阿布·伊亚德说：“我只能断定以色列人从不相信阿拉法特或者我是在飞机上。很多次我们确在飞机上。但是以色列人自从击落了利比亚客机后，再担负不起犯另一同样错误了。如果他们确信我们是在机上，他们肯定会对我们进行迫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拉法特身边一名最接近的工作人员确实死了。但这不是无数次中任何一次企图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结果。这是在1969年1月，他从安曼到巴格达的公路上，不控制自己，高速驾驶而出事的。

他走在准备去会见伊拉克总统的途中。在高功率的奔驰车里坐了3个人。正式司机在后座上睡觉，阿拉法特在开丰。在他旁边是阿布·达乌德，当时达乌德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的司令。那是早上6时30分，光线不好，雨下得很大，前窗的雨刷几乎不起作用了。可是阿拉法特感到时间晚了，他加速行驶。在他们前面，向同一方向行进的是一辆大货车。阿拉法特转动方向盘准备超车。一辆小汽车迎面快速驶来，他退到货车后面，急刹车。这时这辆奔驰车猛撞在大货车后部，车顶从车身上被掀开了。

阿布·达乌德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身材最高大的一个，他继续叙述这个故事。“在撞击前的一刹那，我们被甩到车座下边。我的鼻子流血，但我能够活动，舒展自己。阿拉法特则躺着，像睡在子宫里的胎儿，双手放在头上。他不动，也没有声音。我想他是死了。”

大约20分钟以后，阿拉法特的警卫车赶到现场。这是一辆大众小面包车，车上载有警卫人员。他们为阿拉法特和达乌德腾出一点地方，安顿好，开车送到200公里外的最近的一所医院。

阿拉法特唯一的伤处是手骨折了。他被迫留在医院两天进行手术治疗。在住院期间，伊拉克总统和其他人员都到医院亲临探视。

绝大多数阿拉法特的同事们都可以叙述一、两个关于他们乘坐阿拉法特驾驶的汽车的亲身经历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哈密德·阿布·西塔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之一，他不愿意和主席一起旅行，除非阿拉法特答应他以安全的速度行驶。有一次在同一条从安曼去巴格达的公路上，阿布·西塔强迫阿拉法特停车。“我说：‘当心，阿布·阿玛尔，如果你继续以这么高的速度开车，我们就到不了巴俗达了。我们两人都会死去。我要回安曼去跟你换乘另一辆车。’用这种办法，我才迫使他缓行。”我问阿布·西塔，阿拉法特是否经历过许多公路交通事故。他说：“是的，很多。”

我要求阿拉法特自己来解释，为什么他得以避过许多致命的交通事故和暗杀阴谋而幸存下来。他同意那种说法，即他的鼻子和对危险的警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加上好运气。然而，还有比这更多的。“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本正经他说，“我相信还有某些未被察党的东西。”

阿拉法特的“好动特性”，他的不得安静的天性以及他总想做点事情的需求，是他的伟大财富之一——惊人的、非常充沛的精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为此，他被他的朋友和敌人描绘得犹如一个“非凡的人”。

阿拉法特一天工作 18 至 19 小时，已成习惯。在过去十几年中，一周工作 7 天，一年工作 365 天。“在所有这些日子里，”阿拉法特对我说，“我连想都没想过要休一、两天假。”他每天睡眠时间平均不超过 5 小时，有时还要少。当条件许可时，他宁肯分两段时间睡觉：一段是在早上大约 4 时至 7 时之间；另一段在下午 4 时至 6 时之间。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会议经常在晚上 9 时或 10 时开始，几乎总要到拂晓才结束。下午这一觉可以说明，为什么阿拉法特经常在午夜显得特别精神。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他思维和反应最好的时候。

当我为此书完成初步调查时，显然，有关阿拉法特个人及其私生活的有用的资料，只需一张邮票的背面就够写了。出于好玩，我真的写在邮票反面。我写的是：“阿拉法特：不吸烟，不喝酒，单身汉。非常富有感情。惊人的坚韧性。”就是这些。他把自己包在秘密之中，甚至他的出生地究竟在哪个国家（更不用说哪个城市或村镇），也成为需要考察的事。

我从阿拉法特本人身上发现，把他描绘成不吸烟者，并不完全确切。“我从来没有为消遣而抽过一支纸烟或一斗烟丝，”他告诉我，“但在过去，作为我的伪装的一个部分，我曾吸过纸烟和烟斗。现在我把自已看成半吸烟者因为当我们开会时，我被不断吸烟的同志们所包围。”当阿布·伊亚德告诉我他每天要抽五六包纸烟的时候，我对阿拉法特所讲的就更能理解了。

在所有曾一度统治中东舞台的领导人中，果尔达·梅厄是最著名的不喝酒的人。当她问“你要喝点什么”时，她就给你送上了茶、咖啡或水，如果你运气好，水里还加上苏打。阿拉法特本人选择的饮料甚至比梅厄更局限。他只喝茶和水。据他的朋友们说，阿拉法特只在他心须时才喝水，经常是在有助于食物消化时喝水；而他饮茶则是在他高兴的时候。哈拉德·哈桑说：“我们的主席不是一位社交的喝茶者！”可是，茶，确切他说，他在茶里加的东西，是阿拉法特生活中一件小小的奢侈品。他喝茶时要加蜂蜜，当我们一起在萨那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时，他书桌上唯一的東西是一瓶蜂蜜。我得到一个印象，即蜂蜜对阿拉法特就像豆形胶质软糖对罗纳德·里根一样重要。

正如其他报告人和作者所发现的那样，阿拉法特极不情愿谈他的私生活。我决定利用我们单独在萨那的好机会——只有一只蜂蜜瓶在我们之间，跟他谈谈。

“有一次在科威特你将要举行婚礼了，真有其事吗？”我问他。

“有过这事。”

“你那时真的想要结婚吗？”

“是的。”

“你曾热恋过？”

略等片刻，我以为他会突然发作，以他的方式要我走开。可是没有爆发。他非常安静，说了一句“你是在逼我。”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要像我需要的那样来了解你，那么，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拉法特目光凝视着遥远的过去，然后终于转向了我。脸上的表情变了。眼里含着泪水。“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曾爱过。对我来说，决定不结

婚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

“你的同事告诉我，你决定独身，不要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你为事业作出的最大的牺牲。”

“是这样。”

“你为什么作出这么巨大的个人牺牲？”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是，我知道，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跟我长期共处患难之中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方面。其次，我认为，我是为我所有的人民，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而作出自我牺牲的。”

“请你谈谈那位曾经要跟你结婚的妇女的情况——她真的理解吗？”

“是的，她十分理解。”

阿拉法特出乎意料地改变了语调。伤感的表情变成了调皮的微笑。

“你知道我曾有过一次婚姻吗？”他说。“那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我正在约旦河西岸战斗。以色列人来到这儿，我和我们的人被包围了。他们给我设了圈套，许多圈套。那些日子，我们的保卫工作还不太好。怎么办呢？怎么逃出去？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妻子。她扮作我的夫人。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有一个婴儿，于是我们又带上孩子。我抱着孩子，伪装成一个幸福家庭中的丈夫，带着妻儿，通过了以色列的封锁线。我们是多么愉快啊——拉着手，欢笑着。当然，我的外貌也乔装打扮了一番。或许这也是我过去曾经抽过烟的日子中的一次。”

大约就在那时，阿拉法特曾经再次闪过过结婚的念头。根据大家所说，他同情一个名叫纳蒂娅的妇女。事情是这样的，纳蒂娅的好朋友曾问她，亚西尔是否提出过。她答称没有，她也不希望这样做。由于纳蒂娅已结婚，关系就变得很复杂。虽然，她的婚姻并不如意，她和丈夫分居。然而仍然存在问题。她丈夫死了。当时他正从一个建筑工地走过，一袋水泥掉在他头上。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事故。也有些人猜测不是。

阿拉法特总是否认，他力图掩蔽的内心巨大痛苦是由于他没有妻子和自己的家庭所引起。可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认为，他身处孩子们中的欢乐心情，告诉人们另一层含义。最了解阿拉法特的妇女大概要算乌姆·杰哈德了。她是阿拉法特的副司令阿布·杰哈德漂亮而富有活力的妻子。乌姆·杰哈德跟大家说，阿拉法特特别喜欢儿童，“孩子们对阿拉法特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世界各地的代表与阿拉法特会见时，议程中的第一项常常总是关于他们的孩子。查希迪·泰尔齐是巴解组织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代表，他代表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就这个问题谈了这样的看法。“事情几乎就像审问一样。阿拉法特要知道有关我孩子的所有情况。他们在哪儿？在哪个学校上学？几年级？他们取得哪些进步？等等。有一次，我从纽约到贝鲁特，当时我们正处于很大的危机当中。阿拉法特跟往常一样，先询问我孩子的情况。我说：‘真主啊，阿布·阿玛尔，我是来到这儿商讨重要政治问题的，而你所要知道的是我的孩子们在做做什么！’阿拉法特回答：‘不，不，你错了。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生命。他们的重要性并不次于我们的政治。’”

从乌姆·杰哈德讲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可以表明，阿拉法特要求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注意遵守严格纪律。1966年，在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杀害阿拉法特和控制法塔赫前夕，他和杰哈德一家在大马士革住在一起。住宅的三

楼当时几乎就是法塔赫的行动总部。

乌姆·杰哈德说：“一天，我们的儿子杰哈德不见了。他一直没有回家，我们都震惊了。有些人担心他被以色列特务绑架了。阿布·阿马尔跑下楼，带了几个跟他一起。他们坐上汽车去寻找杰哈德。阿布·阿马尔终于找到了他。他非常生杰哈德的气，对他说：‘你父亲不会打你——可是，我要处罚你。我要打你。’接着他就这样做了。”

阿拉法特的一些终生挚友仍然强烈要求他结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他需要有妻子的照顾。我们知道这点，他也懂得……可是，他说，现在太迟了。”趋势是阿拉法特将长期是个单身汉。但是，如果他能把斗争限于政治范畴，并幸存下来，他也许还会娶一位夫人。或者他的少数朋友是这样想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当然，阿拉法特是一位穆斯林。但他不是狂热者。关于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虚构故事之一，是他曾经是狂热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成员。穆斯林兄弟会 20 年代源于埃及。它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第一次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1979 年在伊朗推翻了国王统治，取得了政权。以色列国 1948 年建立后，有些后来成为阿拉法特高级同事的人确曾在某个时候参加过兄弟会。阿拉法特没有参加，虽然他曾利用过它。

那是在萨那，我亲眼看到在宗教事务方面阿拉法特实用主义的一次有趣的体现。在离开这个古老国家首都大约 15 英里的地方，有法塔赫的基地，阿拉法特打算在那儿向他的战士们介绍一下他跟阿萨德摊牌的最新发展。阿拉法特原打算在中午时分在战士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但是，就在他将要发表演说之前，营地遭到雷电和骤雨袭击。集会推迟了。大约 4 小时后，在天气变好的时候，阿拉法特下令集合部队。他开始讲话不到几秒钟，穆斯林下午祈祷的时间就开始了。清真寺里毛拉呼唤的录音通过扩音器向外传播，震耳欲聋。起初，阿拉法特还试图同他竞赛。当毛拉暂停讲话呼吸时，阿拉法特开了一个玩笑，说真主同他达成协议了。但是，双方的竞赛太激烈了。集合的军队对两者的声音都听不清，不知哪个是阿拉法特的，哪个是毛拉的。

阿拉法特跟一位高级官员耳语了几句。此人匆匆离去。几秒钟后，毛拉的呼唤声中途被切断了。阿拉法特继续他的演说。

穆斯林被要求每日进行 5 次祈祷，对于阿拉法特以及其他许多繁忙的、现代化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一义务十分不便。他对这一问题同样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乌姆·杰哈德说：“他总是在早上祈祷，而且常常把一天 5 次祈祷集中在 1 次进行。”

一些比较生疏和偶尔接触阿拉法特的观察家们，认为阿拉法特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他们这样看是可以原谅的。其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对什么是玩笑的理解很单纯，几乎像孩子一样。他也会大笑。在私下交谈中，他喜欢的玩笑诸如把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描绘成蠢人。近几年来，只要时间允许，阿拉法特成了一个醉心于观看电视卡通片的人，如《疯狂的曲调》之类。他的一位受过学院教育最多的同事，有一次在突尼斯跟他开玩笑说，看卡通片是孩子的事，对巴解组织的主席来说是不太合适的，阿拉法特半开玩笑地回答，他喋喋不休地举出了世界上六七个知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姓名。他说：“你应该读读他们的著作。他们都说，看卡通片是生活在紧张状态中的人们可能的最好休息方式。他们说的是对的。你应该试试！”

阿拉法特的领导作风清新、率直，其特征是诚实而又十分富有人性。他

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如同是多情的父辈和亲爱的兄弟。他是在这一基础上，来表现他自己作为领袖的为人和领导及处理巴解组织的内部事务。正因这一基础上，他的领导作风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所接受。

他和其他许多以封建领主方式统治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统不一样，阿拉法特既不拥有宫廷，也不喜欢头衔。人们称呼他阿拉法特主席，他并不反对，但他更喜欢叫他的化名阿布·阿马尔（阿马尔的阿文意思是“建设”）。在阿拉法特的同事们当中，不论是比他年长的还是年幼的，经常称他为“老人”。

不言而喻，阿拉法特受到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中许多同事们的爱戴。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是阿拉法特这个人，而不是政治家阿拉法特。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阿拉法特也受到许多其他知道他的巴勒斯坦人的爱戴。

阿布·杰哈德同阿拉法特一起，是后来变成法塔赫组织的地下运动的共同创建人。对了解真正的阿拉法特来说，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他说：“阿拉法特的奥秘就在于他和我们的情感融化在一起，阿拉法特不只是一个政治象征。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的恐惧、梦境和苦难之中。当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难时，阿拉法特也感到痛苦。当我们中的一位战士被杀害，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被凌割。当我们一个孩子死去，即使是自然死亡，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死去。这是真正的阿拉法特。他不仅是我们的领袖。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大家，我们感情的全部，我们力量的全部，我们弱点的全部，我们矛盾的全部。……你理解吗？”

查希迪·泰尔齐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为阿拉法特的高尚人品所倾倒。

“1982年夏天，我的妻子在纽约住院。她得了癌症，接受放射治疗。那时以色列把贝鲁特变成了人间地狱并企图杀害阿拉法特，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向领导谈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在纽约的一个同事向领导反映了。接着发生的事是，我接到了阿拉法特的电话。他对我没有把个人的困难告诉他很生气。他这样说：‘我的真主，你不认为你应该把你和你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吗？’我说，‘啊，阿布·阿马尔，我在这儿，你在那儿……’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见你。’我再次跟他说，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当你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权利打扰你。他不再生气了。可是他说：‘你错了。你的妻子是我们的姐妹，你应该告诉我。’然后，他让我把所有的详情都告诉他。并且问我他能帮我做些什么。随后，他坚持要我把妻子的病情经常告诉他。阿拉法特的和蔼、仁慈，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对阿拉法特的一个批评是“他要包揽一切”。这一批评得到他所有同事的赞同。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的这些做法会被看成干预，令人不满。可是在阿拉法特，情况不是这样。哈拉德·哈桑说：“阿拉法特的问题——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和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事业的人。阿拉法特和我们一样是一位普通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他有身体、头脑、心脏和灵魂；他有活力、情感和巨大的爱。他把所有这些东西百分之百地都献给了事业。也许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汉。但是，这是现实。你可以说，事业是他的妻子和情人。他全身心地献身于这位妻子和这位情人。他这种献身精神感染着你去跟随他。在这方面，我们没

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我们赶不上他。我相信，如果阿拉法特不是自己包揽一切，那么生活对他和对我们都会更轻松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人，你就会理解这个问题。”

对阿拉法特高尚人品的承认，不只来自他天然的政治盟友。1967年以来，有影响的人物乔治·哈巴什曾是阿拉法特内部最坚决、最激进的政敌。今天哈巴什被广泛地认为是巴勒斯坦左翼政治力量中有知识的人才，正如哈拉德·哈桑被认为是右翼力量中的能人一样。然而谈到阿拉法特本人的时候，哈巴什讲的跟哈拉德·哈桑一样。“在某些方面，阿拉法特像孩子一般纯真。他哭泣，而我们真实感到他是如此动情，如此关切和如此忠诚。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我们一方，我们同他有许多政见分歧。我们常常认为他是一个讲究策略而不讲究战略的人——而这正是他的最大弱点之一。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热爱他呢？”

哈巴什也同意哈拉德·哈桑的看法，即阿拉法特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他将永远不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傀儡。

关于阿拉法特决心维护巴勒斯坦自己决定问题的独立性，哈拉德曾这样说：“1975年萨达特对我讲，他担心阿拉法特会把自己出卖给叙利亚。这时我跟萨达特关系很密切，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你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记得我还对萨达特讲了这样一段话：‘阿拉法特本性是一位不可能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的人，如果他照镜子，如果他认为镜子里的人将控制他，他会把镜子打碎。此人是不会受任何人控制的。’”

现在暂且把他著名的、令人敬畏的性格搁置一边。阿拉法特人品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待人总是那么谦恭有礼。当你在阿拉法特也在场的任何一个地方作客时，即使他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他也从不如此忙碌或如此介入之深以致他找不到时间来确使你的需要得到注意。如果你跟他的工作人员发生了问题，他会来解决。在餐桌上，阿拉法特亲自张罗。他本人关心你的盘子里和酒杯里总要是丰盛的和满满的。

当他跟自己人在一起时，阿拉法特最不讲究形式和礼仪。但是，当他和他的同事一起会晤国家元首和政府及国际机构代表时，情况就迥然不同。在这些场合，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阿拉法特是一个热衷于遵循礼仪和外交礼节的人。

在萨那的一个晚上，我同巴解组织主席及巴解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聊天。多数人穿着宽松的敞领衬衫。只有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绿的军服，看着大家。他的军帽放在书桌上蜂蜜瓶的旁边。这时有敲门声，门从外面打开，主席通讯官的头和双肩探进屋来，他报告说，同沙特阿拉伯的无线电联络业已接通，请求阿拉法特准备与法赫德国王通话。

阿拉法特点点头，然后按照一套详尽程序检查自己的仪容。他起立并整理自己军服。我印象里，他把两条裤缝叠得笔直。他的上衣袖口一定要恰到好处，然后戴上他的军帽，并用了一点时间整理它。我和他的一些同事跟他开玩笑，他毫不在意，专心整装。可是，他仍不满意，继续用他的手掸去他肩上假想的落发。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同法赫德国王通过无线电进行一次谈话。除了阿拉法特，任何人也不在意这位主席在无线电话器前穿的衣服和裤子。可是，阿拉法特就很认真。沙特阿拉伯国王应该按照扎宾要求受到尊重——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阿拉法特仍然在科威特当建筑和承包工程师的话，他现在将成为一个大富翁。哈拉德·哈桑说：“也许是一个拥有数百万家产的富翁。”但是，阿拉法特除了花点钱买他喜欢的快车外，他把在科威特挣得的钱全部花在创建解放运动上。在地下年代，他的多数同事的收入不是维持家用，阿拉法特承担了诸如印刷、出版、出国旅行等项开支费用。哈拉德·哈桑说：“最后，他把他拥有的每一便士都用于革命事业。当要求他把全部时间用于革命斗争时，他没有同他的伙伴清算帐目就离开了他的企业，为此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有一种意见说阿拉法特是腐败的，因而引起巴解组织内部左右两派的蔑视。哈拉德·哈桑的看法是：“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清白的人。当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对此你不会有一秒钟的怀疑。”乔治·哈巴什很坚定地说：“关于我们正谈论的话题，依我看，阿拉法特是廉洁的。”

由于他完全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和他清白的声誉，自从1969年他担任巴解组织主席以来，他的绝大多数同事要求阿拉法特来负责巴解组织的财政。

虽然只有少数人在公开场合随便议论，把他们知道的看作真的。而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国家的多数阿拉伯记者，则是被他们目睹的到处贪污、腐化所强烈吸引。在私人谈话中，最了解情况、最坦率批评阿拉伯国家腐败的是埃及的洛特费克·胡利。他7次被纳赛尔政权监禁，但仍然赞佩纳赛尔。我问胡利，他如何比较阿拉法特和纳赛尔？他回答说：

“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纳赛尔有一个家，有家庭，他享受作为总统的物质上的特权，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清白的人。要是仅指这些话，他在阿拉伯领导人中是罕有的。但是，即使跟纳赛尔相比，阿拉法特也称得上是一位圣人。阿拉法特一无所有，只有他的事业。我认为，阿拉法特有一种我们当代阿拉伯人从未见过的生理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勇气。我深信，阿拉伯世界，甚至你们的世界，将会及时承认这一真理。……但是，也许直到太迟的时候才能这样。”

在阿拉法特的许多显明的品格中成为话柄的是他可怕的脾气。当他真正欢乐时，他的面孔似乎缩短了。他半眯着眼睛，皱起鼻子，咧着嘴放声大笑。当他发怒的时候，他的脸鼓得像一只充了气的气球。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警告，是他的许多同事所形容的在他那凸起的双眼中出现“闪光”。据泰尔齐说：“这就像暴风前的闪电一样。”那些最了解阿拉法特的人可以较早地察觉他即将发怒的征兆。乌姆·杰哈德说：“你可以从他的所有活动中确定地说出来。他的发怒是一种能量的散发，支配他的全身——他的双手，他的双腿，每一件东西。”

就我听到的关于阿拉法特的性情，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的脾气发作时，足以使一个陌生人相信巴解组织主席是一位暴君。他叫喊，他咒骂，用他的食指在空中挥舞。他的一位同事说：“这不是歇斯底里。阿拉法特从不歇斯底里。当他发怒时，从他身上发出的是单纯的、赤裸裸的怒气。这些怒气来自心底深处，就像钻井钻头第一下打在油和煤气的混合物上。”

在一次庆典场合，阿拉法特办公室主任以辞职来抗议这位上司发脾气。朋友们引用他的话说：“我不能再忍受这种呼喊了。仅仅为必须听取这种呼喊，我已经被搞得精疲力竭。两个星期后，主席要我回来。他向我允诺将努力不这么大声叫嚷。我知道他会努力去做的——但是，我也知道，他会失败。我回来了，我在这儿……仍旧对这种叫喊厌倦。我认为它并非必要。”

也许由于他们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听得见阿拉法特声音的地方度过，他的许多高级同事们比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更宽厚些。哈拉德·哈桑说：“首先，人都有他自己的秉性。他的脾气暴躁是他性格的另一面，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他能够改变它，或者说，他应该改变。可是，我们不能。况且，这也非易事。当你像阿拉法特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事业，你需要有发泄感情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个安全阀，我很少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我毕竟有我的家庭，我的书籍，我的著作。阿布·杰哈德、阿布·伊亚德及其他人——他们也有妻子儿女。对我们来说，家庭是安慰的源泉。必要时我可以把自己遇到的挫折向妻儿倾诉。这很正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发生的情况，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为了我们事业的原因，他放弃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不要低估他所作出的牺牲。作为一个人，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阿拉法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哈拉德思考着。他说：“我看是，作为局外人可能这样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告诉你，实情是阿拉法特有时表现出极大的自我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超过我们其余的人控制力的总和。正是在这些场合，我对他更加钦佩。”

显然，不管怎么样，阿拉法特发怒决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当时他认为是挑衅而引起。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塔赫人士说，阿拉法特有时把发脾气作为威胁别人的武器。

我不知道阿拉法特的暴躁脾气是不是一条关于他性格中阴暗面的线索。我告诉自己，假如阿拉法特品格中有邪恶、报复的一面，我需要取得一些真正的确实存在的线索。而这可以通过了解当巴勒斯坦叛徒的叛变行为被发现时，他是如何对这些人执行纪律和进行惩罚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以色列、阿拉伯、西方和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了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为他们服务，充当他们的情报员和间谍。在以色列情报机构中的还搞暗杀。这些人渗透和潜伏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机构的各个层次中，已不是什么秘密。由莫萨德控制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的最成功之处是，他们的职务使他们得以容易地杀害阿拉法特及其他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只要他们不在最后时刻被破获或自首。

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宪章，没有主席签署的书面命令，不得处决巴勒斯坦人。阿布·伊亚德是负责同巴解组织法律部门磋商、准备判决命令并呈交阿拉法特批准的人。我请他告诉我，自从1967年以来，他向阿拉法特报送了多少这类要求签署的命令。阿布·伊亚德是1967年被委任为法塔赫安全事务负责人的。

阿布·伊亚德的回答是：“准确数字我无可奉告，因为我确实忘了。如果我按记载来回答你的问题，可以说，很多。”

我的下一个问题很明确，“阿拉法特实际签署过多少判决的命令？”

阿布·伊亚德毫不迟疑地回答，“3个或4个。”

“3个或4个？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阿布·伊亚德是这样解释“或”这个字的。直至1983年年底这段期间，阿拉法特签署过4个死刑判决书，但只处决了3个巴勒斯坦人。被判处死刑的一个突出人物是阿布·尼达尔。他的法塔赫分裂集团，暗杀了30名或者更多的支持或参与同犹太人对话的阿拉法特的同事。尼达尔受到缺席审判并被判死刑。但是，由于他至少受到两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和情报机构的保护，阿布·伊亚德的人迄今尚未把他列为执行枪决的目标。

在同一次谈话中，阿布·伊亚德主动提供了以下情况。“如果你想知道

我真实的想法，……阿拉法特的弱点是他拒绝处决叛逆者。而这正是我们内部出现这么多麻烦的主要原因。”主席的许多法塔赫的亲密同事都有相同的看法。

为了强调他对此事的看法和他受到的挫折，阿布·伊亚德告诉我，1982年轰炸贝鲁特时，沙龙将军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干掉阿拉法特。大约70个以色列特务，其中很多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装备着最新式的跟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的发报机。他们的任务是监视、跟踪并报告阿拉法特的行动。然后，以色列空军配合他们出击。幸亏阿布·伊亚德的情报人员发现了以色列的间谍网。在1名特务自首后，另外27名特务被捕获。阿布·伊亚德最可信赖的助手之一结束了这个故事：“阿布·伊亚德对阿拉法特反对处决叛徒极其厌烦，以致这次他没有寻求阿拉法特的批准。我们获得了供词。阿布·伊亚德指示我们把这些人的带走并枪决。我们执行了。”

阿布·伊亚德补充说：“我并不是抱怨，因为阿拉法特是一位善良的人。这也是他伟大力量之所在。我只是怪他在某些情况下，好得过分了。”

在领导层中有一位居稍次要地位的人，名叫哈米德·阿布·西塔，阿拉法特称他为“我的老师”。阿布·西塔是巴解组织执委会中的独立人士。他住在约旦首都安曼；在执委会中他负责处理被占领土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日常政治事务。在我同他谈话中，我提到了阿拉法特不愿处决叛徒的事。

阿布·西塔证实，他及巴解组织的地区官员曾多次要求对叛徒实施处决。“但是，阿拉法特从未签字，”他说。“主席经常提出一些其他解决办法。有时他要求我们把这人关起来。有时他把这人调到很远的地方，使他无法捣乱。阿拉法特从未允许我们开执行处决的先例。告诉你实情吧，阿拉法特憎恨流血。”

“有一次我真的跟阿拉法特生气了。我说，‘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以色列特务，我们应该抓几个典型事例，把罪大恶极的人处决。阿拉法特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真的，你应该懂得，这不是我处理事情的方法，我已经多次向你阐述过我的理由。再说，这个人有儿子和亲戚。他的三位亲属跟我一起工作。如果我们杀了他，他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将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不能签署这个文件。’”

在阿拉法特签署过的4个人的处决命令中，除其中一个搁置未办的处决阿布·尼达尔的命令以外，两个是涉及向以色列特务提供地图和情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出卖行为使以色列军队得以找到并袭击了巴解组织的基地，杀害了大量平民。另一个是以色列的最有成绩的特务，一名巴勒斯坦花花公子。他用一个伪装成发刷的无线电发报机汇报阿拉法特的行动，并险些用有毒的大米杀害了主席。一位上了年纪的天主教神父伊卜拉欣·伊亚德，是主席在个人危难时给予信任的人。据他说，当这个几乎要暗杀掉阿拉法特的特务被处决时，阿拉法特“像孩子般哭了”。“就在这一天，阿拉法特指示要确保此人家庭得到照顾。”

可以这样说，如果阿拉法特利用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对巴解组织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集团以及法塔赫组织内部的激进分子，强制执行纪律，那么，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少受许多灾难。阿拉法特的许多同事支持这一论点，包括哈拉德·哈桑，他们曾对主席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出妥协主张这一危险行为给予全力支持。但是，正如阿拉法特后来所阐明的，他有充分理由坚持不用武力解决巴解内部问题。

阿拉法特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干预并挽救了一些政敌的生命，否则他们将被他的支持者处死。有一个人多亏阿拉法特救了他的命，此人即艾哈迈德·贾布利勒。他是巴解组织内部一个很小派别的领导人，多年来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支持。当叙利亚和利比亚 1983 年指示他参与叛乱行动以反对阿拉法特时，贾布利勒成了国际宣传工具注意的中心。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贾布利勒参加巴勒斯坦地下组织时，他就是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从那时以来，他就忠实效命，干了许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的事。在 1966 年，他是为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攫取对法塔赫控制权的头面人物。贾布利勒的打算是想在阿拉法特被暗害后，由他掌握领导权。从首次反阿拉法特的政变失败时起，叙利亚决心要阿拉法特屈从于他们的意志；而贾布利勒，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他总是愿意为他们效劳去干这肮脏勾当。1974 年以后，贾布利勒依然充当叙利亚的代理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巴解组织内部破坏阿拉法特的政治行动。当他的政治图谋失败后，他就组织袭击以色列的恐怖活动。目的是给阿拉法特以及正在与以色列进行政治协商解决阿以问题的同事们找麻烦，并使他们失去信誉。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完全了解这一计划，但是，这正适应他们把巴解组织看作并描绘成一个僵硬、顽固组织的需要。从而他们可以借此指责阿拉法特，并且证明，他们拒绝通过外交途径来研究阿拉法特协商解决的主张是有理的。

1976 年贾布利勒被法塔赫军事机构捕获，他们要杀掉他。阿拉法特派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去营救他，并护送他到大马士革以保证安全。第二次是贾布利勒遭到他自己组织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谋害。在他的同伙们的围困和陷井中，他的生命两次处于危险之中。这次仍然是阿拉法特派他自己的警卫营救了贾布利勒。他们还给他一些钱，以使他逃离黎巴嫩。

哈尼·哈桑是法塔赫的执委之一。他引用阿拉法特对待贾布利勒的故事，来证明阿拉法特不是一个志在报复的人。哈尼补充说：“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如果亲兄弟是个叛徒，就可以杀掉他。可这不是阿拉法特的作法。他甚至不会花几秒钟的时间想象把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杀掉。他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做。”

哈马蒂·埃希德向我评介说，“巴勒斯坦事业总是需要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作领袖。毫无疑问，巴解组织主席就是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可以转而为微笑或流泪。一些十分了解他的观察家们根据他这种天才的表演，把他称之为“计算机”。哈马蒂·埃希德越说越远，他说：“阿拉法特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方便的计算机，任何东西都不如他的反应更为真实。他自编程序。只要他一触按钮就立即对任何事件和情况作出反应。”阿拉法特肯定要以一个计算机的速度和准确性进行他的选择，但是机器不能接替人。

1983 年 2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贾布利勒发言把阿拉法特及其政策骂得一钱不值。就在这个会上，阿拉法特作了一次最生动的表演。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巴勒斯坦的流亡议会。它是巴勒斯坦最高决策机构，巴解组织是向其负责的。出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公众。阿拉法特的目的，是劝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把里根计划拒之门外，寄希望这一计划能有所改进。至少他要求最后决议不要全部拒绝里根计划。

大家知道，全部拒绝里根计划将带来困难，或者会使阿拉法特继续寻求政治协商解决成为不可能。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贾布利勒正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工作着。按照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情报机构中上级的手谕，并受到卡扎菲 3400 万美元的资助，贾布利勒力图分裂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巴解组织。那时除阿拉法特及其少数最亲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在会场中心贾布利勒的私人房间里，有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利比亚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他每天，有时是每时，同卡扎菲保持着联系。

贾布利勒在会上发言，粗暴地攻击阿拉法特及其政治主张和协商政策。在其他方面，他要求彻底拒绝里根计划；结束同侯赛因国王的对话，影射打倒侯赛因；永久停止同犹太人的一切接触。

贾布利勒继续发表他冗长的攻击，在大庭广众和辩论激烈的会议厅里，许多人都在想阿拉法特将作何反应。每当一个发言者离开讲坛时，阿拉法特总要半跨台阶去拥抱他或她，阿拉法特将如何对待贾布利勒呢？

阿拉法特采取各种姿态来表达他对别人的尊敬和赞赏。通常他采用阿拉伯传统方式表示他的欢迎和尊重——粗略地吻一下面颊和紧紧拥抱。假如你是一位好朋友，或者他要使你感到他把你当作好朋友，他会拉住你伸出来的手，轻微地扭转，使握手的两个姆指形成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要是你真正是他所钦佩和敬重的朋友，或者是他所需要的朋友，他会让他的手和你的手一起。举过他的头。

在确切判断贾布利勒已经结束他的讲话后，阿拉法特从他的座椅上站起来，急忙跨上台阶去迎接刚从讲坛上下来的贾布利勒。当他们互相贴近时，阿拉法特拥抱贾布利勒，在他面颊上亲吻三次，然后转过身来，把他们握成“v”字形的手展示给大家。当他意识到观众是在同情他时，阿拉法特举起他双手和贾布利勒的一只手。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毋庸置疑，这位“老兄”显示了他是首领。贾布利勒将不会受到更多羞辱，他只好强作微笑。

阿拉法特的伟大力量之一，在于他在被压倒和被排斥之后，奋起斗争的才能和意志。这种伟大力量，显然是他永不减退的乐观主义的产物。同这种力量同出一源的是，阿拉法特有把别人从沮丧和失望中解脱出来的才能。伊卜拉欣·伊亚德神父过去在危机时刻曾给阿拉法特以安慰和精神鼓舞。他在主席被叙利亚驱逐后几天来到突尼斯。当时即使是他，也为对前途失去信心所困扰。伊亚德神父对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并且是一位神父，但是，即使是我，在情况变得十分清楚，即阿萨德显然已下决心只要他可能，就要毁灭我们时，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失去了希望。后来我和阿拉法特相处了一些时间。说真的，安慰他应是我的工作，但是给我以新的希望的却是阿拉法特。那是令人惊奇的，阿拉法特如何以简朴的事物本质鼓舞起你自己的信心。”

很多巴勒斯坦人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哈拉德·哈桑有时是对作为政治家的阿拉法特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他曾这样说：“有时当我远离阿拉法特，而他又犯了一些我认为是愚蠢的错误时，我非常生气。有时我对自己说，‘以这样一个人当我们的领袖，我们将能作些什么呢？’然后，当我同阿拉法特在一起的时候，我惊异我怎么会会有这样的想法。阿拉法特的秘密，就在于当你同他单独在一起或者同他共在一个小集体里时，感受到的他的人品的影响。这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人仅仅从宣传形象上来了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常常说他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领袖人物的超人的魅力。虽然他能在巴勒斯坦的讲台上发表感人的演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宣传工具来介绍他自己及其事业。但是，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有自己非凡的领袖人物的特色，以及在个人基础上通过同人民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工作的魔力。当他私下和个别人或少数人进行谈话时，当不需要他在许多不同观众前亮相的时候，当在闭门交谈的情况下，阿拉法特是处于最佳状态，最能打动人。事实是，每当阿拉法特在公开场合开口讲话时，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观点在 22 个阿拉伯国家的每个首都，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及东、西欧国家的首都，在巴解组织的竞争各方，在以色列，会被怎样解释。这就使阿拉法特不能在充分活动范围内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公开的演说者。他的成就是秘密的。顺便讲讲另一个故事。这可最好他说明阿拉法特惊人的规劝和领导能力。他曾劝说巴勒斯坦的决策者们准备同以色列和解以换取建立巴勒斯坦小型国家，这意味着巴勒斯坦将以有效的和平来换取少于原有家园 30% 的土地。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领导人中，对阿拉法特个人的伟大品质和力量是没有异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人们对这位主席的突出缺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这就是他所有的同事们都公认的他的“个人独断”——当他看到事态有进展可能性时，他坚持自由行动，作出个人创议。这似乎不是出自为了贪权的原因。正如哈尼·哈桑所说：“阿拉法特是有首创精神的人。这是他的工作习惯和作风。任何一个黑暗的隧道，只要他还能看到一点点光亮，他就会一直走到尽头。当他决心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你通常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

事实上，阿拉法特的个人独断问题，正是由于他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建立集体领导而存在的。如果阿拉法特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集体领导的禁锢，是否会更有利于巴勒斯坦事业，我想未来的史学家们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约 21 岁时即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这个事业，要求巴勒斯坦人改变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即使是他们得到较小程度的公正对待。这个事业，有它的悠久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以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真实生活。